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七

第二由十二緣起門中思惟分四。^一支分差別。^二支分略攝。^三幾世圓滿。^四此等攝義。今初

十二緣起支中初無明者。如俱舍云。「無明如非親實等。」此亦如說怨敵虛誑。非唯遮無親友諦實。及異親實。是說親友實語相違所對治品。如是無明。亦非僅遮能對之明及明所餘。是明相違所對治品。此中能治明者。謂正明了補特伽羅無我之義。此相違者。謂補特伽羅我執薩迦耶見。此乃法稱論師所許。無著論師兄弟。則許倒執實義蒙昧實義。二中後者。總謂邪解未解二心之中。爲未解心。然此相違能治上首。則同許爲覺無我慧。又此愚蒙。集論中說略分二種。謂業果愚及真實義愚。初能招集墮惡趣行。後能招集往樂趣行。行即是業。此有非福業能引惡趣及能引善趣業。後復有二。謂能引欲界善趣之福業及能引上界善趣之不動業。

識者。經說六識身。然此中主要。如許阿賴耶者。則爲阿賴耶。如不許者。則爲意識。此復若愚。從不善業起苦苦果。造作增長諸不善業。此業習氣所熏。現法之識者。是因位識。由依

此識未來世中於惡趣處結生之識者。是果位識。如是由於無我真實義愚增上力故。未如實知善趣眞苦妄執爲樂。即便造集福不動業。爾時之識是因位識。由依於此遂於欲界上界善趣結生之識。是果位識。

名色中名者。謂受想行識非色四蘊。色者若生無色。唯有色種而無實色。除此餘位羯羅藍等色。如應當知。

六處者。若是胎生。由其最初識入精血。爲羯羅藍。與名俱增。成眼等四處。身與意處。於羯羅藍位而有。若是化生。結生之時。諸根頓起。無此漸次。卵生濕生。唯除住胎。餘者悉同。是本地分所說。由是因緣。成就名色得身自體。成就六處成身差別。是爲成就受用者。五有色處者。於無色中無。

觸者。謂由根境識三種和合。取諸可意非可意中庸三境。說「六處緣」者。亦表境識。受者。謂觸取三境順生三受。謂苦樂捨。

愛者。謂於樂受起不離愛。於諸苦惱起乖離愛。說「由受緣生愛」者。是從無明和合觸緣所生之受而能生愛。若無無明。雖有諸受。愛終不生。由是因緣。觸是境界受用。受是生

受用或異熟受用。若此二圓滿。即爲受用圓滿。其中三界有三種愛。

取者。於四種境起四欲貪。謂欲著於色聲等欲塵。及除薩迦耶見餘諸惡見。惡見係屬惡戒惡禁及薩迦耶見。是爲欲取。見取戒禁取我語取。

有者。謂昔行於識。熏業氣習。次由愛取之所潤發。引生後有。有大勢力。是於因上。假立果名。

生者。謂識於四生最初結生。老死中老者。謂諸蘊成熟轉變餘相。死謂棄捨同分諸蘊。第二支分略攝者。如集論云。「云何支分略攝。謂能引支。所引支。能生支。所生支。能引支者。謂無明行識。所引支者。謂名色六處觸受。能生支者。謂愛取有。所生支者。謂生老死。」若爾引生兩重因果。爲顯有情一重受生因果。耶抑顯兩重耶。若如初者。則已生起果位之識。乃至於受。後生愛等不應道理。若如第二。則後重因果中缺無明行及因位識。前因果中缺愛取有。答無過。謂能引因所引之法。即能生因之所生起。所引已生。即於此立生老死故。若爾何爲說兩重因果耶。答爲顯引果苦諦。與生果苦諦相各異故。前者於所引位。唯有種子。自體未成。是未來苦。後者已生苦位現法即苦。又爲說明果之受生有二種因。謂能引因。

及此所引生起之因。故說二重因果。如本地分云。「問。識等至受及生老死。若是雜相。何故說爲二種相耶。答。爲顯苦相異故。及顯引生二差別故。」又云。「問。諸支中幾苦諦攝。及現法爲苦。答。二謂生及老死。問。幾苦諦攝當來爲苦。答。識乃至受諸種子性。」是故能生之愛與發愛之受。二者非是一重緣起。發愛之受。乃是餘重緣起果位。

四相當知能引所引。一何爲所引。謂果位識乃至其受。共四支半。二以何而引。謂依無明之行。三如何而引。謂於因位識中熏業習氣之理。四所引之義。謂若遇愛等能生。堪能轉成如是諸果。三相當知能生所生。一以何而生。謂以愛緣取。二何爲所生。謂生老死。三如何而生。謂由行於識。所熏業習潤此堪能令有大力之理。緣起經釋中。以生一支爲所生支。老死則爲彼等過患。由是由愚業果無明起不善行。於識熏建惡業習氣。令其堪成三惡趣中果時之識。乃至於受。次以愛取數數潤發。令彼業習漸有勢力。於當來世惡趣之中。感生老死。又由愚無我真實義無明。起欲界攝戒等福行。及上界攝奢摩他等諸不動行。於識熏習妙業習氣。令其堪成欲界善趣及上界天果位之識。乃至其受。次以愛取數數潤發。令其業習漸有勢力。於當來世諸善趣中。生起生等。如是十二有支。復於煩惱業苦三道。悉皆攝盡。

如龍猛菩薩云。「初八九煩惱。二及十爲業。餘七者是苦。」稻稈經說十二有支攝爲四因。謂無明種者。於業田中下識種子。潤以愛水。遂於母胎生名色芽。

第三幾世圓滿者。能引所引支之中間。容有無量劫所間隔。或於二世即能生起無餘世隔。其能生支與所生支。二無間隔。速者二生即能圓滿。如於現法新造天中順生受業。即於現法滿二支半。謂無明行及因位識。臨終以前圓滿愛取。及有三支。於當來世圓滿所引四支及半。並圓所生二支分故。遲久亦定不過三生。謂其能生及二所生。并三能引各須一生。諸所引支於所生支攝故。能引能生中間。縱爲多世間隔。然是其餘緣起之世。非此緣起之世故。此未別算中有之壽。如是已生諸果支時。然而全無實作業。及受果者。補特伽羅之我。如前所說從唯法因支。起唯法果支。由不了知生死道理。於彼愚蒙妄執有我。求我安樂。故造三門善不善業。仍復流轉。故從三惑起二支業。及從彼業出生七苦。復從七苦而起煩惱。又從煩惱如前而轉。故三有輪流轉不息。龍猛菩薩云。「從三出生二。從二而生七。從七復生三。數轉三有輪。」若正思惟由如是理。漂流生死。即是最勝厭離方便。從無量劫造集能引善不善業。異熟未出。對治未壞。今以愛取而爲滋養。由此增上。則當漂流善趣惡趣。

諸阿羅漢昔異生時。雖造無數能引之業。然無煩惱解脫生死。若於是理。獲決定解。則於煩惱執爲怨敵。於滅煩惱能發精進。此中樸窮瓦大善知識。專於十二緣起有支。淨修其心。思惟緣起流轉還滅。著道次第。此復是說。思惟惡趣十二有支流轉還滅爲下土類。次進思惟二善趣中十二有支流轉還滅爲中土類。如是比度自心。推想曾經爲母有情。亦皆由其十二支門漂流生死發生慈悲。爲利彼故。願當成佛。學習佛道爲大土類。

第四此等攝義者。如前所說。由業惑集增上力故。生起苦蘊生死道理及特由其十二有支轉三有輪。於斯道理善了知己。正修習者。能壞一切衰損根本極重愚闇。除遣妄執內外諸行從無因生。及邪因生一切邪見。增盛佛語寶藏珍財。如實了知生死體相。便能發起猛利厭離。於解脫道策發其意。是能醒覺諸先修者。能得聖位微妙習氣最勝方便。如是亦如妙臂請問經云。「於愚癡者。以緣起道。」稻稈經說。「善見緣起。則能遮除緣前後際。及緣現在一切惡見。」龍猛菩薩云。「此緣起甚深。是佛語藏寶。」毘奈耶教中說第一雙（即舍利弗與目犍連）所有現行。謂時時中遊觀五趣。遊觀之後還瞻部洲。爲諸四衆宣說彼等所有衆苦。諸有共住近住弟子。不樂梵行。即便引彼付第一雙。請爲教誨。二人受已

教誨彼等。得教授已。愛樂梵行。便能證得殊勝上德。大師見此。問阿難陀。啓白其事。佛曰。一切時處。不能徧有如第一雙。應於門房畫生死輪。分爲五分。周圍當畫十二緣起流轉還滅。其次乃與畫生死輪。又爲仙道大王寄佛像時。於下繪寫十二緣起流轉還滅而爲寄之。大王受已。至天曉時。結跏趺坐。端正其身。住對面念。善觀緣起二種道理而證聖果。

第二生此意樂之量者。如是由於苦集二諦及其十二緣起支門。詳細了知生死體相。欲捨生死。欲彼寂滅。及欲證得。雖纔生此。亦是出離意樂。然唯爾許。猶非止足。如六十正理論釋云。「處於無常熾然大火三地之中。如入火宅。決欲超出。」又云。「如囚欲脫獄」等。如前所引。謂如誤入熾然火宅及墮牢獄。不樂彼處。能生幾許欲脫之心。即當發生如彼心量。次後更須令漸增長。

又此意樂如霞惹瓦說。若僅口面漂淨少許。如酸酒上所擲粉麵。則於集諦生死之因。見不可欲。亦僅爾許。若如是者。則於滅除苦集之滅。求解脫心亦復同爾。故欲正修解脫道心。亦唯虛言。見他有情漂流生死。所受衆苦不忍之悲。亦無從起。亦不能生有大勢力策發心意無上眞菩提心。故云大乘。亦唯隨言知名而已。故當取此中土法類。以爲教授之中心。

而善修習。

第三除遣此中邪分別者。若作是云。若於生死修習厭患。令心出離。則如聲聞墮寂滅邊。於生死中不樂安住。故修厭患。於小乘中可名爲妙。然諸菩薩不應修此。不可思議秘密經云。「諸菩薩者。爲欲成熟攝受有情。於生死中見大勝利。非於涅槃見如是利。」又云。「若諸菩薩。於生死行境生怖畏者。墮非行境。」又云。「薄伽梵。聲聞怖畏生死行境。菩薩返應周徧攝受無量生死。」此是倒執經義成大錯謬。經說不應厭離生死。此義非顯由於惑業增上力故。漂流三有生老病死。是等諸苦不應厭離。是顯菩薩爲利衆生。乃至生死最後邊際。環披誓甲學菩薩行。雖總衆生一切大苦。一一剎那降自身心。然不由此厭離怖畏。於廣大行動發精進。於生死中不應厭離。如是月稱論師亦云。「衆生衆苦無餘盡至。盡生死邊。剎那剎那種種異相損害身心。然不因此而起恐怖。衆生衆苦一時頓至。盡生死際發大勇進。剎那剎那悉能生起。一切衆生一切種智無量無邊珍寶資糧。知此因已。應當更受百千諸有。」爲證此故。引彼諸經。

又於三有見爲勝利之理者。即彼經說菩薩精勤義利有情。如於此事所發精進。如是其心而獲安樂。故不厭患三有之義。是於生死。義利有情不應厭患。當於此事而發歡喜。若由煩惱及業增上漂流生死。衆苦逼迫尚不能辦自己義利。況云利他。此乃一切衰損之門。較小乘人極應厭患極應滅除。若由大悲願等增上。於三有中攝取生者。則應歡喜。此二不同。若未如是分別。如前宣說。則此說者。若有菩薩律儀。菩薩地說犯一惡作。是染違犯。恐繁不錄。故見三有一切過失。雖極厭離。然由大悲牽引。意故不斷三有者。是爲希有。若見三有盛事。如妙天宮。愛未減少。借利他名而云我等不捨生死。智者豈能將以爲喜。中觀心論亦云。「見過故非有。悲不住涅槃。利他具禁行。而安住三有。」又菩薩地說百一十苦。是於一切有情。發大悲之因。由見如是無邊衆苦。心生恆常猛利不忍。而云於生死不稍厭患。極爲相違。若於生死心善出離。次見有情皆自親屬。爲利他故入三有海。此道次第亦是菩薩觀行。四百論之意趣。月稱論師於彼釋中亦詳明之。如云。「由其宣說生死過患。令意怖畏。求解脫者。爲令決定趣大乘故。世尊告曰。諸苾芻有情類中。不易可得少數有情。經於長夜流轉生死。不爲汝等若父若母兒女親族。隨一處所。」了知世尊如斯言教。菩薩爲以大乘道後。度脫無始流轉生死。爲父母等諸親眷屬。無依無怙諸衆生故。安忍躍入。無上密咒亦須

此理。如聖天攝行炬論云。「以此次第。應當趣入極無戲論行。其次第者。謂修行者最初當念。無始生死所有大苦求涅槃樂。徧捨一切猥雜。下至王位自在。亦當修苦想。」

第四決擇能趣解脫道性者。如室利勝逝友云。「沈溺三有流。苦海無邊底。喜掉無厭畏。何物在我心。貧難求護壞。離及病老衰。入恆熾然火。覺樂寧非狂。」又云。「噫。世具眼盲。雖現前常見。後仍不略思。汝心豈金剛。」當自策勵。修習生死所有過患。如七童女因緣論云。「見住世動搖。如水中月影。觀欲如瞋蛇。盤身舉頭影。見此諸衆生。苦火徧燒然。大王我等樂。出離往尸林。」依正世間。利那不住滅壞無常。猶如水月爲風所動。諸欲塵者。利小害大。等同毒蛇身所現影。又見五趣熾然三苦大火燒惱。由見是故。厭捨三有。生如北方孩童之心。欣樂欲得出離解脫。北方孩童者。傳說北方炒麵稀貴。於日日中唯食蔓菁。孩童飢餓欲食炒麵。向母索之。母無炒麵給以生蔓菁。云我不要此。次給以乾蔓菁。亦云不要。次給以新煮者。又云不要。更給以熟冷者。亦云此亦不要。心不喜曰。此都是蔓菁云。如是我等。見聞憶念世間安樂。一切皆應作是念云。此是世間。此亦世間。此皆是苦。非可治療。發嘔吐心。如是思惟。昔從無始漂流生死。厭患出離及思今後仍當漂流。令實發生畏懼之心。非唯空言。

如親友書云。「生死如是故當知。生於天人及地獄。鬼旁生處皆非妙。生是非一苦害器。」生生死中乃是一切損害根本。故當斷除。此復要待滅除二因。謂煩惱業。此二之中。若無煩惱。縱有多業亦不受生。若有煩惱。縱無宿業率爾能集。故應摧壞煩惱。壞煩惱者。賴修圓滿無謬之道。

此中分二。以何等身滅除生死。修何等道而爲滅除。今初

如親友書云。「執邪倒見。及旁生。餓鬼。地獄。無佛教。及生邊地。蔑戾車。性爲駭啞。長壽天。隨於一中受生已。名爲八無暇過失。離此諸過得閒暇。故當勵力斷生死。」是須於現得暇滿時斷除生死。生無暇中無斷時故。如前已說。大瑜伽師云。「現是從畜分出之時。」博朶瓦云。「昔流爾久未能自還。今亦不能自然還滅。故須斷除。斷除時者。亦是現得暇滿之時。」此復居家於修正法。有多留難。及有衆多罪惡過失。出家違此。斷生死身出家爲勝。是故智者應欣出家。若數思惟。在家過患。出家功德。先已出家。令意堅固。未出家者。安立醒覺妙善習氣。此中道理。當略宣說。其居家者。富則守護劬勞爲苦。貧則追求衆苦艱辛。於無安樂愚執爲樂。應當了知是惡業果。本生論云。「於同牢獄家。永莫思爲樂。或富或貧乏。居家

爲大病。一因守煩惱。二追求艱辛。或富或貧。悉皆無安樂。於此愚歡喜。即惡果成熟。」是故執持衆多資具。求無喜足。非出家事。若不爾者。居家無別。又居家者。與法相違。故居家中難修正法。即前論云。「若作居家業。不能不妄語。於他作罪者。不能不治罰。行法失家業。願家法豈成。法業極寂靜。家事猛暴成。故有違法過。自愛誰住家。」又云。「憍慢癡蛇窟。壞寂靜喜樂。家多猛苦依。如窟誰能住。」應數思惟。如是等類。在家過患。發願出家。

復應願以粗劣衣鉢。乞活知足。於遠離處。淨自煩惱。爲他供處。如七童女因緣論云。「願剃除髮已。守持糞掃衣。樂住阿蘭若。何時能如是。目視軛木許。手執瓦鉢器。何時無譏毀。於家家行乞。何時能不貪。利養及恭敬。淨煩惱刺泥。爲村供施處。」又應希願。用草爲座。臥無覆處。霜露濕衣。以粗飲食。而能知足。及於樹下。柔軟草上。以法喜樂。存活寢臥。「何時從草起。著衣霜濕重。以粗惡飲食。於身無貪著。何時我能臥。樹下柔軟草。如諸鸚鵡。緣受現法喜樂。」房上降雪。博朶瓦云。「昨晚似於七童女。因緣所說。心很歡喜。除欲如是。修學而無所餘。」又應希願。住藥草地。流水邊岸。思惟水浪起滅無常。與自身命二者相同。以妙觀慧。滅除我執。三有根本。能生一切惡見之因。背棄三有所有歡樂。數數思惟。依正世間。如幻

化等。「何時住水岸。藥草滿地中。數觀浪起滅。同諸命世間。破薩迦耶見。一切惡見母。何時我不樂。三有諸受用。何時我通達。動不動世間。等同夢陽燄。幻雲尋香城。」此等一切皆是希願。作出家身。作此諸事。伽喀巴云。「若能以大仙行。住苦行山間。始爲文父眞養子。」霞惹瓦亦云。「於諸在家事忙。勿時。應披妙衣。往赴其所。令彼念云。出家安樂。則種未來出家習氣。」勇猛長者。請問經亦云。「我於何時。能得出離苦處家庭。如是而行。何時能得。作僧羯摩。長淨羯摩。解制羯摩。住和敬業。彼當如是。愛出家心。」此說在家菩薩。應如是願。此之主要爲慕近圓。莊嚴經論云。「當知出家品。具無量功德。由是勝勤戒。在家之菩薩。」如是。非但修行解脫。脫離生死。歎出家身。即由波羅蜜多。及密咒乘。修學種智。亦歎出家身。最第一。出家律儀。即三律儀中。別解脫律儀。故當敬重聖教根本。別解脫戒。

第二修何等道。而爲滅除者。如親友書云。「或頭或衣。忽然火。尙應棄捨滅火行。而當勵求無後有。因無餘事。勝於此。應以戒慧靜慮證。寂調無垢涅槃位。不老不死。無窮盡。離地水火風日月。」應學寶貴三學之道。其中三學。數定有三。初觀待調心次第。數決定者。謂散亂心者。令不散亂。是須戒學。心未定者。爲令得定。謂三摩地。或名心學。心未解脫。爲令解脫。

是謂慧學。由此三學。諸瑜伽師一切所作。皆得究竟。觀待得果數決定者。謂不毀戒果。是爲欲界二種善趣。毀犯之果。是諸惡趣。心學之果。謂得上界二種善趣。慧學之果。即是解脫。總其所生。謂增上生及決定勝。初有上下二界善趣。故能生法。亦有二種。此二即是本地分說。又諸先覺。待所斷惑亦許三種。謂破壞煩惱。伏其現行。盡斷種子。故有三學。次第決定者。本地分中引梵問經顯此義云。「初善住根本。次樂心寂靜。後聖見惡見相應不相應。」此中尸羅是爲根本。餘二學處從此生故。次依尸羅能得第二心樂靜定。心得定者見如實故。能得第三成就聖見。遠離惡見。三學自性者。如梵問經云。「應圓滿六支。四樂住成就。於四各四行。智慧常清淨。」此中戒學。圓滿六支。具淨尸羅。守護別解脫律儀。此二顯示解脫出離。尸羅清淨。軌則所行。俱圓滿者。此二顯示無所毀毀。尸羅清淨。於諸小罪見大怖畏者。顯無穿缺。尸羅清淨。受學學處者。顯無顛倒。尸羅清淨。四心住者。謂四靜慮。此於現法安樂住故名樂成就。是爲心學。四謂四諦。各四行者。謂苦中無常。苦空。無我。集中因集生緣。滅中滅靜妙離。道中道如行出。達此十六有十六相。是爲慧學。若導尋常中士道者。此應廣釋於三學中引導之理。然非如是。故修正觀心慧二學。於上士時茲當廣釋。今不繁述。

當略宣說學戒之理。此中最初當數思惟尸羅勝利。令其至心增長歡喜。如大涅槃經云。「戒是一切善法之梯。戒是根本。猶如地是樹等根本。戒是一切善法前導。如大商主是爲一切商人前導。戒是一切法幢如帝釋幢。戒畢竟斷一切罪惡及惡趣道。戒如藥樹治療一切罪惡病故。戒是險惡。三有道糧。戒是甲劍能摧煩惱諸怨敵故。戒是明咒能除煩惱諸毒蛇故。戒是橋梁度罪河故。」龍猛菩薩亦云。「戒是一切德依處。如動不動依於地。」妙臂請問經云。「一切稼穡依於地。無諸災患而生長。如是依戒勝白法。悲水灌澆而生長。」應如思惟。若受不護過患極重。如苾芻珍愛經云。「或有戒爲樂。或有戒爲苦。具戒則安樂。毀戒則成苦。」此說受學通於勝利過患二品。是故亦應善思過患。敬重學處。

如何修學之理者。四犯因中。無知對治者。謂當聽聞。了知學處。放逸對治者。謂於取捨所緣行相。不記憶念。及以正知。率爾率爾觀察三門。了知轉趣。若善若惡。依自或法增上力故。羞恥作惡。是爲知慚。恐他譏毀羞恥爲愧。及由怖畏惡行異熟。懷恐懼等。當如是學。不敬對治者。謂於大師師所制立。同梵行所。應修恭敬。煩惱熾盛對治者。應觀自心。何煩惱盛。勵修對治。若不如是策勵修學。思違越此。許其罪輕微。於諸佛制放縱而轉。當獲純苦。如分別

阿笈摩云：「若於大師大悲教起輕微心少違犯，由是而獲苦增上，折離失壞菴沒林，現或有於王重禁違越而未受治罰，非理若違能仁教，如醫鉢龍墮旁生。」故應勵力，莫爲罪染。

假設已染，莫不思慮而便棄捨，當如佛說還出罪犯，勵力悔除。梵問經云：「於彼學尋求及勤修彼行，終不應棄捨，命難亦無虧，常住正行中，隨毘奈耶轉。」成就真實尸羅經云：「諸苾芻寧可離命而死，非可毀壞尸羅。何以故？離命而死，唯令此生壽量窮盡，毀壞尸羅，乃至百俱胝生，常離種姓，永失安樂，當受墮落。」此具因說，故當捨命而善守護。若不能爾，則應審思，我剃鬚髮披壞色衣，空無所義。如三摩地王經云：「於佛聖教出家已，仍極現行諸惡業，於財穀起堅實想，貪諸乘具及象車，諸不殷重持學處，此等何故而雜頭。」若欲逃出，有爲生死，趣解脫城，壞戒足者，非僅不能實行，反當流轉生死，衆苦逼惱，并及譬喻如三摩地王經云：「若人爲諸盜賊逼，欲活命故而逃避，如其人足不能行，仍爲賊執而摧壞。如是愚人毀淨戒，而欲脫離諸有爲，由戒壞故不能逃，爲老病死所摧壞。」故此經又云：「爲著居家服，我所說學處，爾時諸苾芻亦無此學處。」爲近事說五種學處圓滿守護，苾芻亦無。若於此時精修學處，其果猶大，故應勵策。即此經云：「若經俱胝恆沙劫，淨心以諸妙飲食，傘蓋幢幡及燈鬘，承事百億俱胝佛，若於正法極失壞，善逝聖教將滅時，晝夜能行一學處，其福勝前俱胝倍。」

又若念云：毀犯可悔，無後不犯防護之心，放逸轉者，說可還出，如食毒藥，如彌勒獅子吼經云：「慈氏，末世末劫後五百歲，有諸在家出家菩薩，出現於世，彼作是云：悔除惡業，能無餘盡，造作衆罪，造已當悔，增上毀犯而不防護，我說彼等是作死業。云何爲死？謂如人食毒，此亦同彼，命終之後，顛倒墮落。」又云：「慈氏，於此聖法毘奈耶說爲毒者，謂諸違越所制學處，故說汝等莫自食毒。」若具別解脫律儀，應以如是道理守護，密咒亦然。如妙臂請問經云：「佛我所說別解脫淨戒，調伏盡無餘，在家咒師除形相，軌則諸餘盡當學。」此說雖諸在家咒師，除出家相，羯摩軌則少分遮罪，尙如調伏所出而行，況出家咒師，又能成就密咒根本，亦是尸羅。妙臂請問經云：「咒本初爲戒，次精進忍辱，信佛菩提心，密咒無懈怠，如王具七寶，無厭調衆生，如是咒成就，七支能調罪。」曼殊室利根本續云：「念誦若毀戒，此無勝成就，中悉地亦無，又無下成就，能仁未曾說，毀戒咒能成，非趣涅槃城，境域及方所，於此愚惡人，何有咒能成，此毀戒有情，何能生善趣，且不得天趣，又無勝安樂，何況佛所說。」

諸咒豈能成。」康攏巴亦云。「若年饑荒。一切事情皆至糧麥。如是一切皆繞於戒。當勤學此。又戒清淨。不思業果必不得成。故思業果是真教授。」霞惹瓦亦云。「總有禍福皆依於法。其中若依毘奈耶說。無須改易內心清淨。堪忍觀察。心意安泰。邊際善妙。」善知識敦巴云。「有一類人依律毀咒。依咒輕律。除我尊長教授無餘能使調伏爲咒助伴。及令密咒爲調伏伴。」覺噶亦云。「我印度中。凡有大事或忽然事。集諸受持三藏法師。問三藏中不曾遮耶。既決擇已。於此安住。我毘迦瑪拉希拉諸師。則於其上。更須問云。菩薩行中不曾遮耶。不違彼耶。安欲根本隨持律轉。」

如是戒淨。又如內鄔蘇巴云。「現在於內與煩惱鬥。唯此爲要。不鬥煩惱戒不能淨。若爾不生伏斷煩惱。定學慧學。當須畢竟漂流生死。」又如前說認識煩惱。思彼過患離彼勝利。以念正知而爲防慎。煩惱稍出。即應用矛數數擊刺。此復自心隨何煩惱生已無間。視如怨敵與之鬥戰。若不爾者。初起忍受非理作意。令其資養成無可敵。唯隨彼行。如是勵力縱未能遮。亦當速斷莫令相續。應如畫水莫如畫石。如親友書云。「當了知自心。如畫水土石。煩惱初爲上。樂法應如後。」若於法品與上相違。入行論亦云。「我應記恨此。與此共戰爭。如是相煩惱。除能壞煩惱。我寧被燒殺。或被斷我頭。然於煩惱敵。終不應屈敬。」善知識樸窮瓦亦云。「我雖忽被煩惱壓伏。後我從下而爲切齒。」博朶瓦聞之曰。「若能如是。當下即退。」世庸怨敵。一次擯逐。遂居他方。待得力時仍來報怨。煩惱不同。煩惱於身。若能一次拔出根本。無往他方亦無報復。然由我等。不能精勤破壞煩惱之所致耳。入行論云。「擯庸敵出國。攝受住他方。養力仍返報。煩惱敵不爾。煩惱爲惑慧眼斷。遣離我意能何往。豈能住餘返報我。唯我志弱無精進。」女絨巴云。「煩惱起時不應懈怠。當下應以對治遮除。若能遮。應即起立設曼陀羅及諸供具。供養祈禱尊長本尊。次緣煩惱。忿怒念誦。即能折伏。」朗日塘巴亦云。「彼又云。移動住處。勁舉項頸。亦能折伏。可見彼與煩惱鬥爭。」此復應如阿蘭若師云。「晝夜唯應觀察自心。豈有餘事。」依此而行乃能生起。又傳說大覺噶一日隨見幾次。爾時定問「生善心否。」

此諸煩惱如何斷者。謂癡罪重極難遠離。爲餘一切煩惱所依。彼之對治。多修緣起。善巧生死流轉還滅。若能修此。則五見等一切惡見悉不得生。瞋與現後二世大苦。斷諸善根。是大怨敵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無罪能如瞋。」故一切種莫令生起。勵修忍辱。若不生瞋。則於現

法亦極安樂。如入行云：「若能勵摧瞋，此現後安樂。」貪愛能令先造一切善不善業，漸增勢力能生生死，又欲界者，從受用境，觸緣生受，味著生愛，應多修習內外不淨及貪欲塵，所有過患，而正遮除。世親大阿闍黎云：「鹿象蛾魚蠅，五類被五害，一害況恆常，近五何不善。」又易生難離，謂愛四事，利譽稱樂及於此等四相違品，意不歡喜當修對治。此復總修生死過患，特修念死，即能退除。慢於現法最能障礙當生之道，及是當來奴賤等因，故應斷除。斷除道理，如親友書云：「當數思惟老病死，親愛別離及諸業，終不能越自受果，由對治門莫憍慢。」若於四諦三寶業果獲得定解，則不復生疑惑隨眠。

又睡眠昏沈掉舉懈怠放逸無慚無愧忘念不正知等，諸隨煩惱最易生起，障修善品。當知過患修習對治，率爾率爾令漸微劣。其過患者，如親友書云：「掉悔瞋恚及昏沉睡眠，貪欲並疑惑，應知如是五種蓋，劫善法財諸盜賊。」勸發增上意樂經云：「若樂睡眠與昏沈痰癘風病及膽疾，其人身中多增長，令彼諸界極擾亂。若樂睡眠與昏沈，集飲食垢腹不清，身重容顏不和美，所發言語不清晰。」又云：「若樂睡眠與昏沈，其人愚癡失法欲，凡維退失一切德，退失白法趣黑闇。」念住經云：「諸煩惱所依，獨一謂懈怠，誰有一懈怠，彼便

無諸法。」集法句云：「若行於放逸，即壞凡夫心，如商護財貨，智當不放逸。」本生論云：「捨慚爲天王，意違於正法，寧瓦鉢蔽衣，觀敵家盛事。」親友書云：「大王應知念身住，善逝說爲唯一過，故當勵力勤守念，失念則壞一切法。」入行論云：「雖諸具多聞，正信樂精進，由無正知過，而令有犯染。」不能如是斷諸煩惱及隨煩惱，然當不順煩惱，不執彼品，視如怨敵，是爲現在必不容少，故應勵力攝對治品，破除煩惱，清淨自內所受尸羅。大覺囑弟子吉祥阿蘭若師謂內鄔蘇巴云：「智然後有人問汝弟子衆，以何而爲教授中心，則定答爲已發神通或見本尊，然實應說於業因果漸漸決定，於所受戒清淨護持。」故修之成就，當知亦是無明等惑，漸趣輕微，能感現後二世純大罪苦，謂與他鬥爭，然於爾時一切衆苦，捨命強忍，其傷疤等返自顯示，謂此即彼時所傷，若斷煩惱發精進時，忍耐苦行，極爲應理。入行論云：「無義被敵所毀傷，若尙愛爲身莊嚴，爲大義故正精進，小苦於我豈爲損。」若能如是戰勝煩惱，乃名勇士，戰餘怨敵如割死屍，雖不殺害自亦當死。入行論云：「輕蔑一切苦，摧伏瞋等敵，勝此名勇士，餘者如斬尸。」故又如論云：「住煩惱聚中，千般能安住，如野干圍獅，煩惱不能侵。」

道所治品，莫令侵害而當勝彼。已說共中士道次第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七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

敬禮至尊成就大悲諸善士足。

如是恆長修習生死種種過患，見一切有如同火坑，欲證解脫息滅惑苦，由此希求策逼其意，學三學道，能得解脫脫離生死。又此解脫無所退失，非如善趣，然所斷過及所證德，僅是一分，故於自利且非圓滿，由此利他亦唯少分。後佛勸發當趣大乘，故具慧者，理從最初即入大乘。如攝波羅蜜多論云：「無力引發世間利，畢竟棄捨此二乘，一味利他爲性者，應趣佛乘由悲說。」又云：「知樂非樂等如夢，見癡過逼諸衆生，捨棄利他殊勝業，此於自利何精勤。」如是見諸衆生墮三有海與我相同，盲閉慧眼不辨取捨，履步躓蹶不能離險，諸有成就佛種性者，不悲愍他，不勤利他，不應正理。即前論云：「盲閉慧目步躓蹶，欲利世間有佛種，何人不起悲愍心，誰不精勤除其愚。」當知此中，士夫安樂，士夫威德，士夫勝力，謂能擔荷利他重擔，唯緣自利共旁生故。故諸大士本性，謂專一趣注行他利樂，弟子書云：「易得少草畜亦食，渴逼獲水亦歡飲，士夫此爲勤利他，此聖威樂士夫力，日勢乘馬照世

遊地不擇擔負世間。大士無私性亦然。一味利樂諸世間。」如是見諸衆生衆苦逼惱。爲利他故而發忿忙。是名士夫亦名聰叡。即前書云。「見世無明煙雲覆。衆生迷墮苦火中。如救頭然意勤忙。是名士夫亦聰叡。」是故能生自他一切利樂本源。能除一切衰惱妙藥。一切智士所行大路。見聞念觸。悉能長益一切衆生。由行利他兼成自利。無所缺少。具足廣大善權方便。有此大乘可趣入者。當思希哉。我今所得誠爲善得。當盡所有士夫能力。趣此大乘。此如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淨慧引發最勝乘。能仁遍智從此出。此是一切世間眼。具足照了如日光。」由種種門觀大乘德。牽引其意起大恭敬。而當趣入。

由是因緣於大士道次第修心分三。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。如何發生此心道理。既發心已學行道理。今初。

如是若須趣入大乘。能入之門。又復云何。此中佛說二種大乘。謂波羅蜜多大乘與密咒大乘。除此更無所餘大乘。於此二乘隨趣何門。然能入門唯菩提心。若於相續。何時生此未生餘德。亦得安立爲大乘人。何時離此。縱有通達空性等德。然亦墮在聲聞等地。退失大乘。大乘教典多所宣說。即以正理亦善成立。故於最初入大乘數。亦以唯發此心安立。後出

大乘亦以唯離此心安立。故大乘者。隨逐有無此心而爲進退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發菩提心利。那後諸囚繫縛生死獄。然應稱爲善逝子。」又云。「今日生佛族。今爲諸佛子。」此說發心無間。即爲佛子。聖彌勒解脫經云。「善男子。譬如破碎金剛寶石。然能映蔽一切勝妙金莊嚴具。亦不棄捨金剛寶名。亦能遣除一切貧窮。善男子。如是發起一切智心。金剛寶石。縱離修習。然能映蔽聲聞獨覺。一切功德金莊嚴具。亦不棄捨菩薩之名。能除一切生死貧窮。」此說雖未學習勝行。然有此心便名菩薩。龍猛菩薩云。「自與此世間。欲證無上覺。其本菩提心。堅固如山王。」金剛手灌頂續云。「諸大菩薩。此極廣大。此最甚深。難可測量。秘密之中。最爲秘密。陀羅尼咒。大曼陀羅。不應開示諸惡有情。金剛手。汝說此爲最極希有。昔未聞此。此當對何有情宣說。金剛手答曰。曼殊室利。若有正行修菩提心。若時此等成就菩提心。曼殊室利。爾時此諸菩薩行菩薩行。行密咒行。當令入此大智灌頂陀羅尼咒。大曼陀羅。若菩提心未圓滿者。此不當入。亦不使彼見曼陀羅。亦不於彼顯示印咒。」故法雖是。大乘之法。不爲滿足。最要是彼補特伽羅入大乘數。

又大乘人依菩提心。假若此心僅有解了。大乘亦爾。若有此心德相圓滿。則其大乘亦

成眞淨。故當勤學。如華嚴經云。「善男子。菩提心者。猶如一切佛法種子。」當獲定解。故更釋之。此如水糞及暖土等。與稻種合爲稻芽因。與麥豆等種子相合爲彼芽因。故是共因。如麥種子任會何緣。終不堪爲稻等芽因。故是麥芽不共之因。由此所攝水糞等事。亦皆變成麥芽之因。如是無上菩提之心。佛芽因中猶如種子。是不共因。解空之慧。如水糞等是三菩提共同之因。故上續論云。「信解大乘爲種子。慧是能生佛法母。」謂菩提心如父之種。證無我慧如同慈母。如父是藏人。決定不生漢胡等子。父是子姓決定之因。母是藏人生種種子。故是共因。龍猛菩薩云。「諸佛辟支佛。諸聲聞定依。解脫道唯汝。決定更無餘。」此讚般若波羅蜜多。聲聞獨覺亦須依此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爲母。是大小乘二子之母。故證空慧。不能判別大乘小乘。以菩提心及廣大行而分判之。寶鬘論云。「諸聲聞乘中。未說菩薩願。大行及回向。何能成菩薩。」此說不由見分。當以行分。如是證空性慧。尚非大乘不共之道。況諸餘道。故若不以菩提心爲教授中心。而正修習。僅於起首。略憶文句。而於餘道微細一分。多殷重修。顯然於法知見太淺。總如生子俱須父母。道支圓滿亦須方便智慧二品。特須方便上首發菩提心。智慧上首通達空性。設修一分而未全修。若唯希求解脫生死。於奢摩他須莫誤爲毘鉢舍那。善修無我空性之義。然若自許是大乘者。是則必須修菩提心。如慈尊云。「智不住三有。悲不住寂滅。」以慧遮止墮生死邊。以悲遮止墮寂滅邊。慧不能遮墮寂滅故。不墮有邊小乘有故。菩薩道者。正所斷除。墮寂滅邊故。

解佛密意堪爲定量諸佛子等。若有如此寶貴之心。於內生起執爲希有。歎生如此希有妙道。若內心生愚夫所愛微分功德。則不執爲如是希奇。入行論云。「餘自利不起。利益有情心。此希勝心寶。先無今得生。」又云。「豈有等此善。何有此知識。豈有如此福。」又云。「誰發勝心寶。即禮彼士身。」又云。「從搖正法乳。出此妙醍醐。」此說是出佛語心藏勝教授故。是故吉祥阿底峽尊持中觀見。金洲大師持唯識中實相之見。然菩提心依金洲得。故爲師中恩最重者。若有了解聖教扼要。觀此傳記。於道扼要有大了解。若勤修此生眞實心。雖施烏鴉少許飲食。由此攝持亦能墮入菩薩行數。若無此心。縱將珍寶充三千界而爲布施。亦不能入菩薩之行。如是淨戒乃至智慧。修諸本尊脈息明點等。皆不能入菩薩之行。猶如世說刈草磨鎌。若此寶心未至扼要。任經幾久勵修善行。無甚進趣。如以鈍鎌刈諸草木。若令此心至於扼要。亦如磨鎌雖暫不割。使其鋒利。其後刈草雖少時間。能刈甚多。一一

利那亦能速疾淨治罪障。積集資糧。雖微少善能令增廣。諸將盡者能無盡故。入行論云。「大力極重惡。非大菩提心。餘善何能映。」又云。「此如劫火一刹那。定能燒毀諸罪惡。」又云。「若思爲除療。諸有情頭痛。具此利益心。其福且無量。況欲除一一。有情無量苦。欲爲一一所成無量功德。」又云。「餘善如芭蕉。生果即當盡。菩提心樹果。恆無盡增長。」

第二如何發生此心道理分四。一由依何因如何生起。二修菩提心次第。三發起之量。四儀執受法。

初中有三。初從四緣發心道理者。若見諸佛及諸菩薩難思神力。或從可信聞如是事。依此發心。謂念所住所修菩提有大威力。雖無如是若見若聞。而由聽聞依於無上菩提法藏。信解佛智而發其心。雖未聞法由見菩薩正法將滅。便作是念而發其心。謂念如是正法久住。能滅無量有情大苦。我爲令此菩薩正法久安住故。定當發心。雖未觀見正法欲滅。然見惡世上品愚癡。無慚無愧嫉妬慳等。便作是念。於此世中雖於聲聞獨覺菩提能發心者。尚屬難得。況於無上菩提發心。我且發心餘當隨學。見難發心而發其心。共爲四種。發心之理。論說於大菩提發心。故是發心欲證菩提。由何緣者。初由見聞希有神變生希有想念。我當得如是菩提。第二謂從說法師所聞佛功德先生淨信。次於此德發欲證心。第三謂由不

忍大乘聖教遷滅。於佛妙智發欲得心。此中由見聖教不滅則能滅除有情大苦。亦緣除苦而發其心。然其發心主要因緣。是由不忍聖教寢滅。若不爾者。則與下說依悲發心有重複過。第四由見此心大利極爲希貴。正由此緣之所激動。便於佛所發欲得心。又此發心。由於菩提發欲得心而爲建立。非就所爲而爲安立。若不於佛功德修信。則於佛位不希證得。不能滅除。於辦自利執唯寂滅爲足之心。若由修習慈悲門中。見於利他須大菩提。欲得佛者。此能遮遣於利他中執唯寂滅爲足之心。不能遮前滿足執故。又無餘法能遮彼故。又於自利執唯寂滅爲足之心。非不須遮。以於小乘唯脫生死。唯有一分斷證功德。其自利義不圓滿故。又此雖脫三有衰損。然未解脫寂滅衰故。又經宣說圓滿自利是佛法身故。故於佛德淨修信已則能觀見。況云利他即辦自利。若不得佛亦必不可。是爲不退小乘最大因緣。又前所說初二發心。曾未見說慈悲所引。諸餘經論亦多僅說見佛色身法身功德。引起欲得成佛之心名曰發心。又說誓願安立一切有情成佛亦名發心。故此二中。雖一一分亦應預入發心之數。圓滿一切德相發心者。僅見利他必須成佛。引起欲得成佛之心。猶非滿足。即於自利亦見成佛必不可少而引欲得。又此亦非棄捨利他。亦須爲求利益他故。現觀莊嚴

論云：「發心爲利他，欲正等菩提。」此說雙求菩提與利他故。

二從四因發心者。謂種姓圓滿、善友攝受、悲愍有情、而不厭患生死難行。依此四因而發其心。

三從四力發心者。謂由自功力欲大菩提，是名自力；由他功力希大菩提，是名他力。昔習大乘，今暫得聞諸佛菩薩稱揚讚美而能發心，是名因力；於現法中親近善士、聽聞正法、諦思惟等長修善法，名加行力。依此四力而發其心。菩薩地說依上總別八種因緣，若由自力或由因力而發心者是名堅固，又由依止此諸因緣或由他力或加行力而發心者名不堅固。如是善知總諸聖教及大乘教，將近隱滅，較諸濁世最爲惡濁，現於此世應當了知至誠發心極爲希少。當依善士聽大乘藏，諦思惟等勤修加行，非唯他勸非隨他轉，非爲仿效其規式等，當由自力至誠發心樹立根本，以其菩薩一切諸行皆依此故。

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。從大覺嚙所傳來者現分二種：一修七種因果教授，二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。今初

七因果者。謂正等覺菩提心生，此心又從增上意樂、意樂從悲、大悲從慈、慈從報恩、報從念恩、憶念恩者從知母生，是爲七種。

此中分二：一於其漸次令發定解，二如次正修。初中分二：一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，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。

初中有三。初重要者。若由大悲發動心意，爲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決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。故荷盡度衆生重擔，賴此悲故，不荷此擔便不能入大乘數故。悲初重要，如無盡慧經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諸菩薩，大悲無盡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導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，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，亦是成辦大乘前導。」伽耶經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諸菩薩行，云何發起，何爲依處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諸菩薩行，大悲發起有情爲依。」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，終不能滿如是誓願。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，故爲轉入諸行所依。

中重要者。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數量衆多行爲惡暴，學處難行，多無邊際經劫無量，見已怯畏退墮小乘，非唯一次發起大悲，應恆修習漸令增長。於自苦樂全不顧慮，於利他事毫無厭捨，故易圓滿一切資糧。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薩大悲所動，

全不自願。極欲希求利益他故。而能趣入至極難行。長夜疲勞。集聚資糧。如聖發生信力。經說。其大悲者。爲欲成熟一切有情。全無苦生。是所不受。全無樂生。是所不捨。若趣如是極大難行。不久即能圓滿資糧。決定當得一切智位。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

後重要者。諸佛獲得果位之時。不如小乘而住寂滅。盡虛空住義利衆生。亦是由於大悲威力。此若無者。同聲聞故。如修次第中篇云。「由大悲心所攝持故。諸佛世尊。雖得圓滿一切自利。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。」又云。「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。因即大悲。」譬如稼禾初以種子。中以雨澤。後以成熟而爲最要。佛之稼禾。初中後三。悲爲最要。吉祥月稱云。「以許悲爲佛勝苗。初如種子。增如水。長時受用如成熟。是故我先讚大悲。」由見此義。正攝法經云。「世尊。菩薩不須學習多法。世尊。菩薩若能善受善達一法。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。所謂大悲。世尊。由大悲故。一切佛法皆能自來。菩薩手中。世尊。譬如轉輪聖王。輪寶所至。一切軍衆皆至其處。世尊。如是菩薩大悲所至。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。譬如命根若在。餘根亦在。世尊。如是大悲若在。菩提餘法亦當生起。」若於如是勝道扼要。無邊教理之所成立。獲得定解。於菩薩心根本大悲所有法類。何故不執爲勝教授。故如響那窮敦巴說。「於覺嚙所雖請教授。終唯教云。捨世間心。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識敦巴譏笑告曰。「此是掘出覺嚙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。獲決定解。唯此最難。故應數數集聚淨治。閱華嚴等諸大經論。求堅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。「尊心寶即是。正等菩提種。唯尊知堅實。餘凡莫能曉。」

第二諸餘因果。是此因果之理。初從知母。乃至於慈。爲因之理者。總欲離苦。數數思惟。其有情苦。即能生起。然令此心。易生猛利及堅固者。則彼有情。先須悅意愛惜之相。如親有苦。不能安忍。怨敵有苦心。生歡喜。親怨中庸。若有痛苦。多生捨置。其中初者。因有可愛。此復隨其幾許親愛。便生爾許不忍其苦。中下品愛。下品不忍。若極親愛。雖於微苦。亦能生起。廣大不忍。見敵有苦。非但不生欲拔之心。反願更大願不離苦。是不悅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悅大小。於苦歡喜而成大小。親怨中庸。所有痛苦。既無不忍。亦無歡喜。是由俱無悅非悅意相之所致。如是應知。修諸有情。爲親屬者。是爲令起悅意之相。親之究竟是爲慈母。故修知母。憶念母恩。及報恩三。是爲引發悅意可愛。愛執有情。猶如一子。此悅意慈。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發悲心。欲與樂慈及拔苦悲。因果無定。故知母等三種所緣。即是與樂慈及拔苦

悲二者根本。故於此中當勤修學。又發心因。修諸有情皆爲親者。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。

增上意樂及以發心爲果之理者。由其如是漸修其心。悲心若起。便能引發爲利有情。希得成佛即此便足。何故於此添增上心。欲令有情得樂離苦。慈悲無量聲聞獨覺亦皆有之。若自荷負一切有情與樂拔苦。則除大乘決定非有。故須發此心力強勝增上意樂。是故僅念一切有情。云何得樂云何離苦。非爲滿足。須自至誠。荷此重擔。故當分辨此等差別。海慧問經云。「海慧。如有商主或有長者。唯有一子。可悅可愛可惜可意見無違逆。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娛。墮不淨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親。見彼童子墮不淨坑。見已雖發號哭憂嘆。然終不能入不淨坑。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來至其所。彼見一子墮不淨坑。見已急急舉止。慌措。欲出其子心甚愛顧。全無嘔吐。跳不淨坑。取出其子。」此說三界爲不淨坑。獨愛一子。謂諸有情。若母若親者。謂聲聞獨覺。見諸有情墮生死中。憂感嘆嗟然不能出。商主長者謂諸菩薩。法譬合說。又說獨一愛子。落不淨坑。如母之悲。聲聞獨覺亦皆共有。故依悲愍。當發荷負度衆生擔增上意樂。如是若發度有情心。然我現時不能圓滿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。即使證得二羅漢位。亦僅利益少數有情。利亦唯能引發解脫。不能立於一切種智。故當思惟無邊有情。誰能圓滿此諸有情現前究竟一切利義。則知唯佛方有此能。故能引發爲利有情。欲得成佛。

第二如次正修分三。一修習希求利他之心。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。三明所修果即爲發心。初中分二。一引發生起此心所依。二正發此心。初中分二。一於諸有情令心平等。二修此一切成悅意相。今初

如前下中土中所說諸前行等所有次第。於此亦應取來修習。又若此中不從最初遮止分黨。令心平等。於諸有情一類起貪。一類起瞋。所生慈悲皆有黨類。緣無黨類則不能生。故當修捨。又捨有三。行捨。受捨。及無量捨。此是最後。此復有二。謂修有情無貪瞋等煩惱之相。及於有情自離貪瞋。令心平等。此是後者。修此漸次爲易生故。先以中庸無利無害爲所緣事。次除貪瞋。令心平等。若能於此心平等已。次緣親友修平等心。若於親友心未平等。或由貪瞋分別黨類。或貪輕重令不平等。此亦平已。次於怨敵修平等心。此若未平。專見違逆而起瞋恚。若此亦平。次當徧緣一切有情。修平等心。

若爾於彼由修何事能斷貪瞋。謂修二事。就有情者。謂念一切欣樂厭苦。皆悉同故。緣於一類執爲親近而與饒益。於他一類計爲疏遠。或作損惱或不饒益。不應道理。就自己者。當作是思。從無始來於生死中。未經百返爲我親屬。雖一有情亦不可得。於誰應貪。於誰當瞋。此是修次中篇所說。又於親屬起貪愛時。如月上童女請問經云。「我昔曾殺汝一切。我昔亦被汝殺害。一切互相爲怨殺。汝等如何起貪心。」及如前說無定過時。一切親怨速疾變改所有道理。當善思惟。由此俱遣貪瞋二心。此取怨親差別事修。故不須遣親怨之心。是滅由執怨親爲因。所起貪瞋分黨之心。

引發一切成悅意相者。修次中篇云。「慈水潤澤內心相續。如濕潤田。次下悲種易於增廣。故心相續以慈薰習。次應修悲。」所說慈者。謂於諸有情。見如愛子悅意之相。又此所說由修等捨。息滅貪瞋不平惡澀。如調善田。次以見爲悅意。慈水而潤澤已。下以悲種。則大悲心速疾當生。應當了知極爲切要。此中有三。初修母者。生死無始。故自受生亦無始際。若生若死。輾轉傳來。於生死中未受此身。未生此處。決定非有。亦無未作母等親者。如本地分引經說云。「我觀大地。難得汝等。長夜於此。未曾經受無量生死。我觀有情。不易可得。長夜流轉未爲汝等。若父若母兄弟姊妹。軌範親教。若餘尊重。若等尊重。」此復非僅昔曾爲母。於未來世亦當爲母。無有邊際。如是思惟。於爲自母。應求堅固決定了解。此解若生。次念恩等亦易發生。此若未生。則念恩等無所依故。

二修念恩者。修習一切有情是母之後。若先緣於現世母。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朶瓦所許而修。先想前面母相明顯。次多思惟。非唯現在。即從無始生死以來。此爲我母。過諸數量。如是此母爲母之時。一切損害悉皆救護。一切利樂悉皆成辦。特於今世。先於胎藏恆久保持。次產生已。黃毛疏豎。附以暖體。十指捧玩。哺以乳酪。授以口食。口拭涕穢。手擦屎尿。種種方便。心無厭煩。而善資養。又饑渴時。與以飲食。寒時給衣。乏時給財。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資具皆非易得。是負罪苦及諸惡名。受盡艱辛。求來授與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。較其子死寧肯自死。較其子病寧肯自病。較其子苦寧肯自苦。出於自心。實願易代。用盡加行除苦方便。總盡自己所知所能。但有利樂無不興辦。凡有損苦無不遣除。於此道理。應專思惟。如是修已。若念恩心非唯虛言。真實生者。次於父等諸餘親友。亦當知母如上修習。次於中人。知母而修。若能於此生如親心。則於怨敵亦應知母而正修習。若於怨敵起同母心。次於十方一

切有情。知母爲先漸廣修習。

三修報恩者。如是唯除轉生死故。不能相識而實是我有恩之母。彼等受苦無所依怙。捨而不慮自脫生死。薄無慚愧何甚於此。如弟子書云。「諸親趣入生死海。現如沈沒大水中。易生不識而棄捨。自脫無愧何過此。」故若棄捨。如有恩於下等人。且不應理。況與我法。豈能隨順。如是思已。取報恩擔。即前書云。「嬰兒始產全無能。飲誰慈力授乳酪。依慈多勞此諸母。雖最下等誰樂捨。」又云。「由得誰腹而安住。由誰悲愼而取此。此母煩惱苦無依。最下衆生孰樂捨。」無邊功德讚云。「有情無明盲。意樂衰損慧。爲父子承事。慈悲饒益我。棄此獨解脫。非是我之法。故汝發願度。無怙諸衆生。」若爾如何報其恩耶。生死富樂母自能得。然彼一切無不欺誑。故我往昔於由煩惱魔力所傷。如於重傷注硝鹽等。於性苦上更令發生種種大苦。慈心饒益。應將彼等。安立解脫涅槃之樂而報其恩。中觀心論云。「又由煩惱魔。傷害已成瘡。我如注灰水。反令苦病苦。若有於餘生。慈敬及恩益。欲報其恩惠。除涅槃何有。」不報恩担。重於大海及須彌擔。若能報恩。即是智者稱讚之處。如龍王鼓音頌云。「大海及須彌。地等非我擔。若不知報恩。即是我重擔。若人心不掉。報恩及知恩。令恩不失壞。智者極讚此。」總之自母未住正念。心狂目盲復無引導。步步踴躍趣向可怖險崖而行。其母若不祈望其子。復望於誰。若子不應從其險怖救度其母。又應誰救。故應從此而救度之。如是若見爲母衆生。由煩惱魔擾亂其心。自心無主而成狂亂。又離慧眼觀增上生。決定勝道。又無真實善友引導。一一剎那造作惡行。如步踴躍。總於生死。別於惡趣奔馳懸險。母當望子。子應濟母。如是思已。拔出生死而報其恩。集學論云。「煩惱狂癡盲。於多懸險路。步步而踴躍。自他恆憂事。衆生苦皆同。」此說如是觀已。不應於他尋求過失。見一功德應覺希有。然此亦合苦惱之理。

第二正發此心分三。初修慈中慈所緣者。謂不具足安樂有情。行相者。謂念云。何令遇安樂。惟願令其獲得安樂。我應令其遇諸安樂。勝利者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徧於無邊俱胝刹。盡其無量衆供養。以此常供諸勝士。不及慈心一數分。」此說較以廣大財物。於究竟田常時供養。其福尤大。曼殊室利莊嚴佛土經云。「於東北方有大自然自在王佛。世界曰千莊嚴。其中有情皆具安樂。如諸苾芻入滅定樂。設於彼土修淨梵行。經過百千俱胝年歲。若於此土最下乃至於彈指頃。緣一切有情發生慈心。其所生福較前尤多。況晝夜住。」寶鬘論云。

「每日三時施三百罐飲食，然不及須臾，修慈福一分。天人皆慈愛，彼等恆守護，喜樂多安樂，毒刀不能害。無勞事得成，當生梵世間，設未能解脫，得慈法八德。」若有慈心，天人慈愛自然集會，佛以慈力戰敗魔軍，故守護中爲最勝等，故雖難生，然須勵力。集學論說，當一切心思惟金光明中，開示修習慈悲偈文，下至語中讀誦而修。其文爲「以此金光勝鼓音，於三千世界中，惡趣諸苦閻羅苦，匱乏苦苦願息滅」等。修慈次第先於親修，次於中庸，次於怨修。其次偏於一切有情如次修習。修習道理，如於有情數數思惟苦苦道理，便生悲愍，如是亦當於諸有情，數數思惟缺乏有漏無漏諸樂，樂缺乏理，若修習此，欲與樂心任運而起，又當作意種種妙樂，施諸有情。

二修悲中悲所緣者，由其三苦如其所應，苦惱有情，行相者，謂念云何令離此苦，願其捨離我當令離。修習漸次先於親友，次於中者，次於怨修。若於怨處如同親友，心平等轉，漸於十方一切有情而修習之。如是於其等捨慈悲別分其境。次第修者，是蓮華戒論師隨順阿毘達磨經說，此極扼要。若不別分，初緣總修，似生起時，各各思惟，皆悉未生。若於各各皆生前說變意感覺，漸次增多，後緣總修，隨緣總別，清淨生故。修習道理當思爲母，此諸有情

從念恩、憶念恩者，從知母生，是爲七種。

此中分二：一於其漸次令發定解，二如次正修。初中分二：一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，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。

初中有三。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發動心意，爲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，起決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，故荷盡度衆生重擔，賴此悲故，不荷此擔，便不能入大乘數故。悲初重要，如無盡慧經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諸菩薩，大悲無盡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導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，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，亦是成辦大乘前導。」伽耶經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諸菩薩行，云何發起，何爲依處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諸菩薩行，大悲發起有情爲依。」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，終不能滿如是誓願，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，故爲轉入諸行所依。

中重要者，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數量衆多，行爲惡暴，學處難行，多無邊際，經劫無量，見已怯畏，退墮小乘，非唯一次發起大悲，應恆修習，漸令增長。於自苦樂全不顧慮，於利他事毫無厭捨，故易圓滿一切資糧。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薩大悲所動，

須前所說如是大慈。由此當知大菩提心發生之量。此非已至高上聖道所有發心。初發業者所有發心說爲如是。攝大乘論亦云。「清淨增上力。堅固心昇進。名菩薩初修。無數三大劫。」三無數劫起首菩薩。亦須發起如是之心。

故全未知此之方境。僅作是念。爲欲利益一切有情。願當成佛。爲此義故我行此善。發此意樂便大誤會。未得謂得。堅固所有增上之慢。不以菩提心爲教授中心而善修習。追求餘事勳力。欲想超邁多級。了知大乘扼要觀之。實可笑處。多經宣說諸勝佛子。於多劫中尚須執爲修持中心。而正修學。況諸唯能了知名者。又此非說不修餘道。是說須將修菩提心。而爲教授中心修習。總未能生前說領感。若善了知大乘學處。堅信大乘亦可先爲發心。正受律儀。次乃修習菩提之心。如入行論。先受律儀及菩提心。次於彼學六度之中。修靜慮時。乃廣宣說修菩提心。然爲成就此法器故。於先亦須修衆多心。謂思惟勝利。七支歸依。修治身心。了知學處。發心欲護。故進道中。修空性解。須漸增進。尚有名在。然此相等大菩提心。亦須善修。上上轉勝。令道昇進。名亦弗存。此於一切佛子。唯一眞道。波羅蜜多教授論中。宣說二十二種發心。從諸論師解釋此等進道之理。應當了知。

第三修增上意樂者。如是修習慈悲之後。應作是思。噫此諸有情。可愛悅意。如是乏樂。衆苦逼惱。云何能令得諸安樂。解脫衆苦。便能荷負度此重擔。下至語言亦當修心。前報恩時雖亦略生。然此說者。僅生慈悲與樂離苦。猶非滿足。是爲顯示須有慈悲。能引是心。我爲有情成辦利樂。又此非唯於正修時。即修完後。一切威儀皆能憶念。相續修習增長。尤大。修次中篇云。「此即大悲。或住定中。或於一切威儀之中。於一切時。一切有情。皆當修習。」悲是一例。隨修何等所緣行相。一切皆同。如大德月大論師云。「心樹自從無始時。煩惱苦汁所潤滋。不能改爲甘美味。一滴德水有何益。」謂如極苦「噉唾」大樹。以一二滴糖汁澆灌。不能令甜。如是無始煩惱苦味。薰心相續。少少修習慈悲等德。悉無所成。是故應須相續修習。

第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者。由如前說次第所致。便見利他定須菩提。起欲得心。然僅有此猶非滿足。如歸依中說。由思惟身語意三事業功德。先應盡力增長淨信。論說信爲欲依。次於彼德發起誠心證得之欲。則於自利亦定了知。一切種智必不可少。能爲引生發心之因。雖有多種。然悲爲勝。自力所發極爲殊勝。此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經所說。

第三願所修果即爲發心者。總相如前所引現觀莊嚴教義。其差別者。隨順華嚴經義。入行論云。「應知如欲往。正往之差別。如是智應知。此二別如次。」此說分爲願行二種。異說雖多。然作是念。爲利有情。願當成佛。或應成佛。作是願已於施等行隨學未學。乃至何時未受律儀。是名願心。受律儀已當知此心。是名行心。修次初篇云。「爲利一切諸有情故願當成佛。初起希求是名願心。受律儀後修諸資糧。是名行心。」此中雖有各種徵難。茲不廣

說。註：菩提心總相者。即本卷四緣發心中。現觀莊嚴論云。「發心爲利他。欲正等菩提。」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終